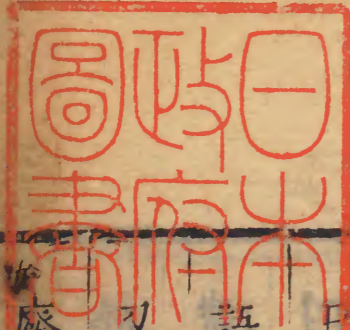




家語正義序

淺草文庫

左家語十卷四十四篇先聖二十七世孫猛所出其家藏之編而魏常侍領秘書監王肅發之以逮於今者也蓋自天縱至德修明六籍之業以理性情叙政事導中和剖陰陽肅名分而又以其間與門弟子輩發為論語以講明而切究之其為書固皆已紹往聖而開來者於無窮矣而此書者則易詩書禮春秋論語而外其後裔次其論說之緒餘與行蹟之本末為一家言是又與先聖所自定之六籍門弟子所紀次之論語相輔而不可廢者也然其書成於先聖之歿後自秦歷魏年世久遠其澤之



不滅以泯者固足以羽翼至訓表章懿躅而其傳之稍過或參於世儒詞章之餘習與外氏雌默之流風而稍失聖人之真者蓋亦有矣今綜四十四篇之文聖裔自敘述其聞識者十之三四而餘多與二戴禮及內外傳史記說苑之屬小異而大同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竊不揣固陋承聖道大明之會輯爲義說用加闡發學者讀是書而仍本之六籍以固其理合之論語以通其義則其間精微博大之指與夫小過不及之詞皆昭然若揭雖謂洙泗之心傳逾秦架漢以迄於今千古猶旦暮焉可也

昔

雍正二年甲辰孟夏

丹陽姜兆錫恭序

家語目錄

凡四十四篇

卷一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第三

王言舊目作王言解。此下大婚儒行五儀本命五刑冠頌廟制辨樂屈節正論木姓終記七十二弟子諸篇皆有解字。今按諸解字頗無義。且如冠頌正論終記之屬加一解字如何可通。疑俗本率標之也。今並節之。

大婚第四

儒行第五

目錄

家語

問禮第六

五儀第七

卷二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卷三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卷四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政第十七

卷五

顏回第十八

子路初見第十九

家語

目錄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第二十六

論禮第二十七

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廟制第三十四

辨樂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第三十七

卷九 此下二卷汲古閣本以七十二弟子本姓終記正論四篇為卷九以三曲禮篇為卷十今按葛翁本止之

正論第三十八

曲禮子貢問第三十九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一

卷十

本姓第四十二

終記第四十三

七十二弟子第四十四

終記第四十三 年魯哀公二十二年史記云哀公二十二年  
七十二弟子第四十四 孔子生於魯哀公二十二年  
史記不同蓋史記從周正而公穀從夏正也考左傳孔子生於  
周正史記為元正史記云孔子生而魯上  
主歲 哀公二十四年本姓篇云  
六歲 哀公二十九年史記云為兒婚故魯陳昭公嘗遷魯  
為

家語

目錄

四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至聖年表正譌

一歲 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家語本姓篇云先是母顏氏以鄒大夫年長恐不時有子乃往禱于尼丘至是孔子生故名丘字仲尼。按公穀並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巳酉孔子生與史記不同蓋史記從周正而公穀從夏正也考左傳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時年七十三歲以此推之左傳亦從周正史記為是至史記云孔子生而首上丘頂故名丘其義則不如本姓篇為完云。

三歲 襄公二十四年本姓篇云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

六歲 襄公二十九年史記云為兒嬉戲嘗陳俎豆習禮容愚按史記不記年而素王事記繫于六歲蓋未入小學以前正為兒嬉戲時云。

十九歲 昭公九年本姓篇云年十九娶于宋之開官氏。

家語年表正譌



二十歲 昭公十年本姓篇云娶一歲而生伯魚時公以鯉魚賜  
孔子故名而字之史記云及長為委吏料量平。按此  
及下條為司職吏史記但約云及  
長今分繫兩年亦從素王事記。

二十一歲 昭公十一年史記云為司職吏畜大蕃息論語註云  
職周禮牛人讀為櫛義與杙同蓋繫養牲捨之所此  
官孟子所謂乘  
田也餘見上。

二十四歲 昭公十四年素王事  
記云聖母顏氏卒。

二十八歲 昭公十八年素王事記云先是年鄉子來朝魯人問  
曰少昊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至是子  
見鄉子  
而學焉。

二十九歲 昭公十九年素王事記云聞師襄善琴遂學之。按  
此條史記與後子擊磬于衛連類雜記其年不明今  
從素王事記繫于是年但事記遂學之三字之上有適晉二  
字恐亦誤也考其時子初未遊人國其後將見趙簡子臨河

而反又終身未嘗一至晉而師襄又為魯樂官當是學于本  
國也然則事記蓋以襄為晉人而滋此誤而史記又以師襄  
寔掌擊磬而連  
類誤列之與。

三十四歲 昭公二十四年史記云孟僖子卒其子懿子與南宮  
敬叔來學禮又云敬叔言于君與之一車兩馬遂從  
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乃反魯。按素王事記云十  
七歲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與此不同今考孔子十七  
歲為昭公七年其年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子云我即死汝必  
師孔子至其後昭公二十四年僖子卒懿子乃從學禮事記  
始疑僖子既誠乃死而滋此誤與或曰如事  
記所云蓋僖子病尋愈而其年即從學也。

三十五歲 昭公二十五年史記云公遜于陽州魯亂子適齊為  
高昭子冢臣乃通乎景公。按時孔子始與景公通  
公數問政而悅欲封以尼谿之田以晏嬰沮之而止而素王  
事記乃云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  
景公以廩丘之邑為孔子養而孔子辭之文殊皆謬考三十  
一歲孔子尚未遊聘自當以史記三十五歲適齊為正而其

所云以廩丘養孔子者當是晏子沮其封而因此為養乃所謂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孔子所以亦終辭之而行與學者詳之可見

三十六歲

昭公二十六年事記云在齊聞韶乃反乎魯

四十六歲

定公四年觀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頌謂弟子曰水中則正滿則覆因與言持滿之道

四十七歲

定公五年史記云季平子卒桓子嗣穿井得土缶中

有物如羊問孔子云得土狗子曰以丘聞之上之怪

籟羊也又記云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問孔子云骨

五十歲

何為大子曰禹會諸侯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專車

此為大夫使者曰善哉聖人又云魯自大夫以下皆備窆陪

五十二歲

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定禮樂弟子彌眾

五十三歲

定公八年史記云公山不狃叛召欲往不果公以為中都宰

五十四歲

定公九年史記云公山不狃叛召欲往不果公以為中都宰

五十五歲

定公十一年事記云為大司寇家語云于是朝政七年

五十六歲

定公十二年事記云子言于公使仲由墮三都按

五十七歲

史記云十三年墮都與此不同考春秋十二年叔孫

五十八歲

墮邱季孫墮費獨孟氏不肯墮成公圖

五十九歲

成聖經甚明而史記背經為說何率耶

六十歲

定公十三年素王事記云齊人歸女樂桓子受之遂

六十一歲

魯既去而苑囿遊畋之事繼作春秋可考而史記乃以攝相

六十二歲

誅少正卯魯大治及受女樂而去魯莊繫之定公十四年何

六十三歲

耶使十三年子猶在位攝政則大苑囿縱游畋患豈亞于女

六十四歲

樂聖人豈肯徇之又遷延至其明年始因受女樂而以微罪

六十五歲

行哉此貽誤非小

六十六歲

李氏之論善矣

年表正譌

五十六歲

定公十四年史記云將遼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圖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南子請見居月餘適曹

遂遼宋與弟子曾禮檀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鄭與弟子相失鄭人以喪家訊之遂遼

陳主司城貞子家田三年。按此年遊歷頗多詳見史記曹論亦節錄其文而素王事記自此以下外亂非一今正之。

五十九歲

哀公二年史記云遼陳過蒲反衛靈公不能用晉佛

作取操至衛復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復適陳。按居

陳三歲而反衛月餘適晉旋反並是五十九歲而素王事記以遼晉繫于六十二歲自此以下亦多

六十一歲

哀公四年史記云自陳遼蔡遇沮溺丈人與之言。

六十二歲

哀公五年按論語史記節錄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復反蔡並當在是年。

六十三歲

哀公六年史記云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遂圍之絕糧昭王以師迎子欲封以書社地子西沮之復

反衛。按論語史記節錄註云據論語絕糧當在五十九歲去衛遼陳之時若如史記則是時陳蔡臣服于楚安敢圍之耶其辯慎矣但被圍絕糧使楚請救家語所載並與史記同似難盡駁豈論語問陳與絕糧亦擬記兩時事而不必合為一與

六十四歲

哀公七年史記云衛出公欲得孔子為政。

六十六歲

哀公九年素王事記云拜官氏卒。

六十八歲

哀公十一年史記云公以幣迎乃自衛反魯然不果仕乃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按史記云孔

子去魯凡十有四年而反魯蓋六十八歲也但自楚反衛史記云子年六十三歲而下乃云其明年吳與魯會節是時出

公欲得子為政又其明年冉求為將有功康子乃召孔子則是六十五歲殊不相合蓋史記文為率畧而凡云明年皆約

詞與

六十九歲

哀公十二年素王  
事記云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

哀公十四年史記云西狩  
獲麟作春秋絕筆于是年

七十三歲

哀公十六年左傳云壬戌夏四月己丑日  
卒素王事記云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

按

至聖年表事實闕里志所載素王事記與春秋經傳家

語史記互異而史記魯世家與孔子世家更多自皆謬今參

互考訂大約以春秋經傳及朱子論語節錄史記之文為宗

而餘各以義權其得失定如左編學者詳之

至聖像記

孔子過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

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

興者乎

按相庭廣記稱龍形又稱坐如龍蹲則此稱龍額即所  
謂龍形與注龍形尤異在額也修肱即廣記稱手垂過

膝龜背  
印龜脊

相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

河日海口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

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

蒙眊手垂過膝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躡  
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趣下末僂後耳  
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  
腰大十圍按四十九表下止列四十六表豈記有闕文抑九字  
為六字之為與又按龍形長弘稱龍頤均頤後耳孔  
傳稱堯頤禹耳之屬文  
多小異義當互足也

先聖四十七世孫孔傳云家廟所藏像衣燕居服顏子隨行謂  
之小影於象最真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頤禹耳華冠象佩  
取之自鄒魯者即所傳小影也衣去聲○按堯頤即廣記均頤  
禹耳即其後耳及耳垂珠庭也

四十六世孫孔宗壽云家藏所畫先聖按几而坐從其十弟子

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世本

小影摹者多訛立侍故謂之行教對  
上按几而坐者言也

廣陵馬大年云某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樸家見所藏先聖畫像  
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  
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修  
上而趣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  
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上長下短  
即修上趣  
下背微僂而未僂也視若營四海者憂世之容貌也  
末摩詰猶醫方為末之末言雖粉骨碎身亦不能作

家語卷之一  
孔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子曰魯有初

家語卷之一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相魯第一

此篇叙孔子自為中都宰而因為司空司寇以相魯政之本末也故以相魯名篇凡三章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中都魯邑也長幼異食強弱

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異食如禮所謂異糧異任如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類

雕刻鏤偽緣飾也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

此以上養生也不封不築墳也不樹不植木也此以上送死也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四一作西

也猶言欽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

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此法承上文而言○此章叙孔子為中都宰之事也

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咸得厥所。周禮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  
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拚夫子之不臣。季平子遂昭公死於乾

侯平子別而葬之不令近先君而于合之也。○此章叙孔子  
為司空之事章首總言之而次即其合墓道以指言之也。  
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法謂刑法也。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從之。夾谷地名一云祝其並同也。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

見遇禮禮之簡畧者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諗劫定公孔

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

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

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憊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

麾而避之。萊人齊之東夷播鼓曰諗士刑官兵之殺之也俘獲虜也裔夏言其地之遠近華彝言其俗之美惡俘盟言其事之善敗兵好言其禮之吉凶。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  
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侏儒短小之人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有如此盟  
言明神罰之也茲無還魯大夫而汝也齊人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粢稗用粢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梁丘  
據齊倖臣故謂故事也勤勞也犧象二尊名粢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戎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  
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春秋云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王侯稱國卿大夫稱家甲兵也高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三都邾郚費也按三家據邑公室不張而其持陪臣擅命憑城數叛三家亦不能制也故孔子啟于季氏以君命令之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費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叔孫謂輒也按季寤公鉏極公山弗擾叔仲志不得志于魯皆因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寤更季氏以輒更叔孫氏以虎更孟氏未幾虎敗公命隳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圍隳其邾季氏將隳費不卒隳而襲魯乃伐而隳之獨成宰公欽處父告孟氏不隳邾公圍之不克而未幾孔子亦以受女樂去魯矣今云輒不得志于季氏又云遂隳三都之城又云教化大行蓋皆約舉之辭

相魯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  
 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飲之令  
加重飾  
 之令如貴者以詐索頂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  
 也分言者互文下放此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  
 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有司如周禮遺人委人之屬  
謂客不求而有司供職也如  
 歸言如歸家無所乏也○此章凡四  
 條叙孔子為司寇而攝相之事也

始誅第二此篇亦承前篇為司寇而攝相者叙之凡三章  
而中一章誅少正卯其大也故以始誅名篇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

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樂以  
貴下人乎此一章言忘貴  
下賢之可樂也

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  
 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聞去聲○朝政謂在  
朝聽政也兩觀闕名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

始誅

四

不除醜謂非義也順之言遂謂遂非也澤謂文過也逆僻偽醜順五者其惡猶顯濟以險堅辯博澤則惡益深矣撮聚也飾為飾為褒美也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榮猶炫耀也

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

憂矣王氏曰華士之為人聚黨飾譽而韓非稱其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如此太公豈誅之哉此一章極言大惡之可誅而名

篇以此也

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正夫子赦之焉狴皮上聲○狴獄牢也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

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

而又何赦哉孔子謂先教以孝而季氏欲以戮為教也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

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

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

在民故也狴音岸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

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謹切也誅責也論語云慢令致期謂

之虐不時即不戒也不試即不教也書周書康誥之篇庸用也即書作次就也慎書作遜古慎順字通順亦遜也刑殺皆當以義勿

用以就汝心而惟惕然于心未有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順事乃可也先教而後刑則順矣

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

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陳布也。服事也。  
 如以鄉三物教萬民，是也。尚猶興也。如書升論，秀是也。即就察，置也。如郊遂，寄棘是也。威嚴也。如夏楚收威，撲作教刑是也。詩節南山之篇，言當毗輔天子使民之不迷也。厲，肅也。錯，廢也。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制謂治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陵遲，猶言陵夷，蓋積漸頽傾之象。此  
 一章又言未教之民，可赦不可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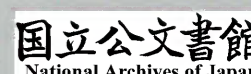
王言第三 此章自為一篇，專論明王之道，故以王言名篇。見大戴禮篇名謂之主言，而文小異。○篇中之文，或

疑其對駁糾紛，而分言戰守之屬，尤加訾議。今浸淫反覆，其論七教，則歸于仁立，而禮義順以達之。論三至，亦本乎至仁，而知賢官能，以運之。此所謂義質禮行，遜出相為，終始表裡，愛人知人，相為體用，而總以見仁體事而無不在之妙也。由是以言，凡內聖外王之道，莫有外乎是者。初不得疑為紛駁，而分言征守之屬，互文起義，亦何庸以詞害意乎？學者于此畧其術詞，而尋其歸趣，則得矣。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君子之言，即謂王言也。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參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負序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頌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

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既將語之又  
感而難言之且亦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  
提省學者之意也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  
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  
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霸王之  
有致字大戴禮無○見于事之謂道得于身之謂德七教皆修德  
行道之實而三至則即其中尊賢好德者以推其選賢建德之極  
故為至也凡明王內修外攘之大本舉原于此分言之者蓋互文  
與霸亦與王並言者周召分陝謂之二伯伯以輔乎王也故曹鄴  
思王思霸孔子並錄其風自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  
五霸假之而後純雜分矣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枉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  
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折衝猶言銷萌也還旋同旋師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  
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是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  
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  
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  
節之何財之費乎稅以十一用以三日寬粟米力役之征也譏而  
不勞由于得輔行三至而不費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  
正以施仁則互文之義益見矣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  
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



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隱藏也節嗇也賢  
 一節散已所有曰施競已所無曰貪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  
 辭已所得曰讓此正言七教之事也物不正是故仁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  
 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納諸尋常之室  
 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  
 馬人君即上也大夫士民俗男女即下也民謂農民俗謂工商大  
 戴戴作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窳深阻之意也順猶遜也言  
 敬敬老尊齒之類上以仁立為之本而益孝益悌之類下亦以忠信  
 敦敦璞貞慤為之基又必節于禮制于義而順布之則教修于上而  
 即以成于下矣此邇言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  
 七教之本及其用也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

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  
 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後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  
 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  
 卜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  
 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  
 也建牧長一也課功績二也哀鰥寡三也養孤獨四也恤貧窮五  
 也也誘孝弟六也選才能七也七教以身化于下而此七者以政  
 施于民蓋交相為用而不相悖非上文七教之外復贅言此七者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  
 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為埧埧三為  
 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穡積賞聚焉恤行者有亡是



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  
 乏無刑而民不亂開方法縱橫三百步則周圍千二百步言千步  
 舉成數也此言建牧長課功績與選賢能之意  
 也稿積貫聚如周禮遺人委人之屬亡同無  
 此言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之屬也曰獵罩弋非以盈宮  
 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  
 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  
 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近非道近也見德明也是故兵  
 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  
 千里之外者也罩掩網也弋繳射也不盈宮室府庫而損有餘補  
 不足所謂不以天下養一人而以一人養天下也  
此申言上文七者之意而七教不  
 待言矣故遂言明王之守以結之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

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  
 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  
 下之民可得而用至禮至賞至樂此極言三至之妙也君謂裂地  
 以封者臣謂分屬以理者民謂才能可選者此  
 指言三至  
 之實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  
 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  
 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  
 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  
 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上文分君士民此專言士者  
 君民以士為重也名譽興猶  
 言適駿有聲赫  
 赫厥聲之類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

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也。所謂天下之至政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俗本脫天下之至和之仁在內而知運于政亦。二句今從大戴禮定七教以仁立為本之意也。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仁至則愛人明至則知賢至官能而為政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社席之上。又言明王之征以結之

大昏第四 此篇論人道之大造端夫婦以為成身合天之極則故以大昏名篇。篇見禮記及大戴禮但禮記

大戴禮並與後問禮篇莫為禮也以上合為一篇禮記篇名謂之哀公問大戴禮篇名謂之哀公問于孔子文大同小異義詳禮記章義今注其文小異者于左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惠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夫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首節文並同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此節男女親哀公問篇作父子親以下文明王敬妻子推之當以父子親為正蓋言男女則父子在其中與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為大

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  
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捨敬則是遺  
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此節哀公問篇作冕  
也者親之也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  
當以此為正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節天下二字哀公問篇作天地王氏曰魯  
公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此  
不能為辭哀公問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  
篇作不得其辭

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取則足以振之國恥則  
足以興之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此節哀公問篇孔子遂  
言曰昔者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  
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  
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  
傷其本則支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  
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  
國家順矣此節支字哀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  
公問作枝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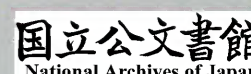
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此節哀公問篇作百姓不令而恭敬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  
 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此節哀公問篇作百姓與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  
 孔子遂言曰為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此節成其身哀公問篇作有其身而節末更有不能樂天則不能其身二句成身或言于前或言于後者蓋為政愛人為成身之始而安土樂天乃可語成身之終與公曰敢問何謂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合天道也。此節哀公問篇無不過乎物合天道也二句按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成物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此節哀公問篇作不閉其人公曰寡人且愚冥幸煩子志于心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志猶記也不過乎親哀公問篇作不過乎物按物猶則也公曰寡人既聞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第五

此篇因哀公問儒行而告之故以儒行名篇見禮記儒行篇義詳章義今注其文小異者于左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



哀公公從之禮記無此節緣起俗本今孔子在衛之下有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賞鄰國難以言智也二句非孔

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

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禮記孔子至舍

哀公館之總叙在篇末亦無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三句當以此為正館即舍也謂公就孔子舍而見之也公曰敢

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

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此節禮記畧作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風

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自有如此者此節

同禮記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媿

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此節禮記亦同儒有居處

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公夏

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脩預有如

此者此節禮記誠作先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

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

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此節禮記一作立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

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懼見利不

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鷲虫攫博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

家吾 儒行 卷一

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  
立有如此者。此節前六句禮記文稍異而義同其勇作勇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  
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辯  
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此節禮記畧同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  
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  
如此者。此節禮記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窻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論其為士  
有如此者。此節其為士禮記作其仕儒有令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  
以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援下所不推詭譎之民有比黨而危之

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  
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此節以居以奢禮記作與居與稽乃作猶將儒有博學而不  
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慕  
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此節禮必以和禮記作法作優游之和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  
讓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有如此者。此節禮記文多異義畧同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  
伏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然而勑之又<sub>不</sub>急為也<sub>不</sub>臨滯而  
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已不與異已不非其

家語 儒行 卷一

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此節默禮記作簾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

靜尚寬底厲廉隅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

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此節禮記文多異義亦畧同

儒有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

而退其交有如此者

此節不信之下禮記有其行本方立義自為一句今當義同而進為句

友溫良

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敬者

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禮記

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溷君王不累其不

聞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

此節禮記作今眾人之命儒也

妄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

為戲矣

此節禮記文異已見前

問禮第六

此篇凡二章前一章見禮記哀公問篇後一章見禮記禮運篇以皆因問言禮故合為一篇而名問

禮義並詳禮記章義今註其文小異者于左

哀公問于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

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

首節與禮記哀公問篇文小異而義同

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

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

兄弟婚姻親族疎教之交焉。此節禮記馬俱作也。末句作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疎教之交。是故君子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廟會讌。即安其居。以綴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彤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此節以別尊卑上下之等。禮記作以嗣餘文亦小異。互參可見。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汎急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

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

今之用民者。由後。是以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此節禮記無以怨其政句。怨之言毒。

謂毒政忤衆也。

言假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此章應在第七卷禮運

正矣之後。言假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之前。乃假因夫子之假言禮。復以為問。夫子告以禮之大成如此。而假又問也。全文並見禮記禮運篇。可考。今將此章綴于本篇。蓋以章義各為一段。故離其文。而率為之附合。與然非復一時問答之本末矣。孔子

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

觀之。此節矣。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汙尊。抔飲。

同禮記。問禮。

賁。梓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飲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此節高禮記作臯飲作飯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禮記櫓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節末禮記有皆從其朔句故玄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

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此節鐘鼓之下禮記有修其祝嘏句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餽。越席以坐。疏布以褻。衣其浣帛。醴醎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此節越席以坐禮記作與其蒲越

五儀第七

此篇凡六章。皆孔子告哀公之詞。而首章因問取士為治。而對以人之五儀。其勉君大且至也。故以

五儀名篇。首章見大戴禮。篇名謂之哀公問五義。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

者不亦鮮乎。志古之道服古之服猶言堯言行堯行服堯曰然則服之謂也如此而又舍而為非可乎故鮮也

章甫絢履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

此之謂也。章甫冠也。絢履履頭有鉤飾也。紳大帶也。縉作播挿也。笏所以書思對命也。夫端衣玄裳冕

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斬衰菅菲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於

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端衣玄裳齋服

也。軒軒車也。君辛菜也。言志古道服古服當顧名而思義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

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

畢矣。言取舍明而國可治也。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

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言以託其身不力

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

人也。慎終謂慮厥終訓格謂順于法物猶欲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

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

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

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

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則士人也

率猶循也處猶安也心有定則心口不苟而有率計有守則言行不浮而有處務審其要此見小闇大之反不遷于境此從物如流

之反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

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

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怨悔也。伐驕也。專執也。油然無奇之貌。越過也。公曰。

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

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

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閑。猶法也。本。亦身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傷

之有宛菴。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

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並日

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品類。鄰。匹也。窮。

萬事而協庶類。與義為比也。敷。大道而成性情。所性而具也。德合。天地而變無方。大而化之也。明並日月而化行若神。神而明之也。

至是則離乎人而絕乎。偶矣。夫誰知而識之哉。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

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

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

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

以啟其心。吾子言也。言君已知之。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公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

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

哀。則哀可知矣。如往右西也。阼。東也。周人。生時在阼階。殯在西階。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

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昧爽。謂若昧若明時。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

禮揖讓。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中。日中也。冥。暝時也。緬。然長。



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有教亡國非一也。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政亂而憂國亡而懼身覆而危三者相似而彌切也。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此章言取而歸本于君亦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錙錙，捷捷，貪也；鉗鉗，亂也；錙錙，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馬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過。」此章專言君宜擇官以任事也。貪肆也。亂雜也。誕易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仇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如歸言民之畔去如行者之欲歸也。此章言治不在攻守而在人心所歸，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為？」對曰：「為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子曰：「為其無行惡道也。」博，博蒲也。傳曰：局戲曰博。圍碁曰奕。平氏曰：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君子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

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德則悅詩之好善道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詩召南草虫篇君子

詩謂其夫引之以謂賢也此帝因論博而明好善惡惡之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

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

豈有其事乎言已不取禍也則灾妖莫之加也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

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

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

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介恃也又其先世殷王

太戊之時道缺法圯以致天孽彘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

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

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

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藥萌也側身不安貌傳蕃語曰譯遠蕃則重譯周禮象昏之屬是也故天

災地妖所以做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做人臣者也灾妖不勝

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

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此章言人定勝天之義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智者壽仁者壽蓋古有是



語而孔子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  
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  
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眾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  
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干犯也不類不類而妄怒也若夫智士仁  
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將養也○此章言天壽皆自取亦上帝之義也

家語卷之二

姜兆錫正義 男名重校

致思第八

此篇凡二十章而首五章及後丘吾子子路思親  
第章皆言致思之義故以致思名篇首章農山言  
志見說苑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  
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致思謂觸物  
而興思也子  
路進曰吾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續  
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職唯由能  
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願者志所發也當此戰爭之會  
由願得當一隊而敵之倒文也



或訓作願有戰爭以見功者非賜願放此蟠委也攘却也塞取也賊截耳也

戰於澠澆之野而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

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

曰辯哉澠澆廣大貌兵凶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

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

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

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

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

數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

所用其辯矣夫子凜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

之子有矣薰香草猶臭草不越言無溝池可越也凜凜然也

章言三子因登高以致思而顏子為大也然章內語頗多

多過由賜言使二子從我固已汰矣若回無伐無施而乃以薰蕕堯桀為詞末更言由賜無所用其勇辯則亦非所以為顏子矣蓋亦傳者之失也

魯有儉嗇者瓦鬲者食食之自謂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

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

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

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瓦鬲釜類土型甌也牛羊

親也此章言魯人因食美以致思而聖人重其意也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餘猶腐也偶徒也此章言楚人因棄物以致思而聖人亦重之也

季羔為衛之士師則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賸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士師獄官也初靈出奔晉靈公卒國人立其子輒蒯賸自晉襲衛公世子蒯賸得罪時子羔仕衛而出奔也缺出曰踰竇出曰隧既而追者罷季羔

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則者曰斷足臣我之罪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先人謂罪先定後臣謂罪後定其道謂君子治民之道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仁恕公也嚴暴私也此章言賢者因折獄以致思而聖人美其德也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

之脫財則丘之道殆將廢矣。得粟以與鄰里鄉黨之屬是交益親得車以適周既還而弟子彌眾是道

加行也。按此章雖亦孔子致思舊好之意然聖賢辭受以義苟非其義雖萬鍾千駟非其心也。衛粟六萬孔子卒辭而行宣王養弟

子以萬鍾孟子終謝而去曾以交可益親道可加行也。初不擇可以受而後更切切然思之哉。學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如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物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本美有似乎春事成有似乎秋及武而言載猶持也周公載已行化以成文武之德故復極稱以美之此章以後多不言致思蓋名篇多錯舉之語

魯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而留可也行忘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不尸祿以辱其身故安也

子路為蒲宰與其民修溝瀆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此見人臣



奉職當以大道而不以私恩也。若徒謂善則君歸，惡則歸己，而以是為避罪地，則非聖人之心矣。學者以義權之如其民，將至于轉徙餓莩，則當力請于君，不得請則致職可也。孟子語，距心是也。如猶未甚而可無請，則無務以小惠市已恩。此孔子語，子路是也。夫所與一簞食，一壺漿者，將謂民有辜，父子離而一簞壺遂能生之乎？抑猶未離莩而為是煦煦者乎？所謂見罪者，非必君羅之也。揆事君以忠之義，即不見罪，罪在是矣。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中，無慙心，是無恥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按春秋傳，齊襄公為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公孫無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化鏃無

知魯伐齊納糾，小白自莒先入齊，魯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已而魯師敗績，桓公殺于糾于生竇，召忽死之。齊取管仲于魯，仲請囚，鮑叔荐于桓公，脫其囚于堂。孔子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受

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于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權命謂權于命也。子糾乃小白弟，義本不當立以爭國死，故謂之未成君。未成臣，此二句乃一章之要。才裁同束縛，謂囚之檻車也。俗本節末有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三句非。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音

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余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  
 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  
 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  
 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離遂  
 投水而死異人謂容狀異也鎌鏤也即刈鉤也索也孔子曰小子識  
 繩也蓋將獲有感而悲也丘吾復姓也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識記也此章言  
 齊士因歲晚以思親而聖人因  
 以教其弟也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  
 禮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禱也其族姓不足道  
 也然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學以求  
 道非求名也然學成德立而名在其中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  
 不飭言學又  
 言飭容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言飭容  
 者內外夾持之意也類有條理也猶言威儀棣棣而可選也或曰  
 類宜為貌者非親附著也猶言稱其服也忠誠寔也猶言心如結  
 也失禮者禮以忠信為本也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  
 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藿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容見  
 乎外故遠而有才學得于中故近而愈明譬汙池水注而草生觀者誰  
 如其源泉乎以見容之光于遠學之明于近交相培養而不可以



或忽也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寔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苗穉也蠹蝨也蠹蝨也蠹蝨也

也。此章言賢者因位顯以思親而聖人重其孝也

孔子之鄉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

不以交禮也有問又顧謂子路子路敬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

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鄭國名少吳之後孔子將從鄉子問禮而之鄉也蓋

車蓋傾蓋謂駐車也五匹曰束屑然王氏謂恭貌也中間謂紹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宛美也不期而會曰遇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圍流魚鼃鼃不能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又從以忠信忠

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  
 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况於人手石  
 水曰梁河梁謂河中石絕之處莊子孔子觀于吕梁是也八尺曰  
 伋迴流謂之園流水深急則流園也道行也厲渡也並近也親亦  
 近也以忠信成身者近之也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甚恇於  
 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商于夏名恇當也推長違短所謂不  
 竭人之情以全交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恇  
 之羣臣莫之能識王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寔者也

可剖而食之吉祥也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萍水草久之使來以告

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  
 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寔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貢問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言死之有知恐孝子順孫  
 妨生以送死言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有  
 知與無知非今之急也後自知之子貢問所疑而答之如此者聖人不躐等以為教也惟仁人為  
 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死則其氣散仁且孝則其神聚以季路  
 問事鬼神問死章泰之則知幽明始終之無二理而不可躐求矣  
 聖人豈有所疑而未決者哉禮記答宰我之問及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是也

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  
懔懔，戒懼之貌。扞，馭也。通達之者，謂通其民，不得則其讐也。馭馬于馭人也。畜，養讐敵也。所謂得則詳見東野畢論馭章。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尊，可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適已，猶言遂已也。以子路救溺受牛而孔子予之者，合此條以觀之，則知聖人大中之道矣。

子路宰蒲，請見。曰：「由願受教。」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漸，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困，謂困窮之民也。攝，勇懷強不患多壯士，容困抑姦不患其難治。加，臨也。正，猶治也。

三怨第九  
此章凡十一章，多雜記之文，而以篇首三怨二字各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教，有弟而求其順，非怨也。士能明于三怨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端，正也。此中庸丘未能一反己自修之義。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而無能也；老而不

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思其長而務學，理之正也。君子之思也，務教非思其死，務施非思其窮。聖人其亦有為言之與？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氏曰：凡無所為而為之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曾聖人而董張二子之不若哉。

伯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隱道猶言曲道，辯論辯也。說，陳丘嘗聞說也。曲禮所謂直而不有也。

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岐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此四者，丘之所聞也。聽者無可察，是道有可稽，是道難幾也。故不信，制乖於度量，是捷法也。故事不成，政僑于晚祭，是驚愚也。故民不保。剛折者失之暴也，故不終。其天年徑易者失之靡也，故數傷于正義。浩倨乃自高也，故不親。就利乃自卑也，故無不弊。輕謂輕身也，雖身可輕而勿太率。重謂重己也，雖己宜重而無過。慈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拂說也，陳道而已，不以違物。詳玩各條，乃聖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所謂君子中庸者也。而後世別以號模稜者，當之則非聖人之為教矣。夫天理與人欲，豈並域而居者哉？下章亦以是觀之。

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頽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欹傾也。亦勸也。置之坐側，鑒不正而勸正，以示持滿之道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却；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守，即持也。歷言持滿之道，而歸之于損者，在易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忿與慾者，不能守以愚守以怯守以讓與謙，而滿則覆之所自出也。忿慾釋而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備矣。故同一持滿也。自老子著經，則為守默執雌。自孔子繫易，則為大中正，亦在善牀之而已。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

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必觀焉。為猶與也。謂生萬物而不尸其功也。倨邑謂高突也。概，平斛器。言滿盛而求平于概也。微達，言無微不達。絜，潔同。言物濯而化絜也。然各條意雖分明，而亦或巧累于理。蓋聖人之言，至漢世述之而不無過與。凡此書有未瑩者，類推之可也。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堂，皆斷焉。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

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輟完也斷損也

言其功未成而材有損也貴謂貴重也尚猶必也此見聖賢之虛心察理雖小而不苟也

孔子曰吾有所耻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耻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下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也達謂顯達也卒猝同曾無舊言謂遺故舊也

蓋自勉以勉人與論語集註所謂聖人之謙詞者此也

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

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

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

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三賢之言異名同實而內

外體用之義見矣故于回獨謂之士君子以深美之也

孔子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賜以

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

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

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

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

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一本首有魯

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答孔子趨出以語子貢七句奚詎猶言豈得也義多同孝經而曾

子之問婉子貢之對汰其告之也於曾子貢故示以當不義而有爭於子貢詳故示以審所從而為孝

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濫之言泛可以濫觴而已言微也下流多以下善受也自若謂衣服改而顏色未改也奮盈滿之象華則不實儀則不虛色智而有能則予知者形于色矣知之曰知而不知為知是言審其要而為智也不能曰不能而惟以真能為能是行辭其至而為

仁也則由何為舍吾之所至足而為是倨倨者乎其教之也切矣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充冕而執玉褐毛布衣也充冕服之上者聖人時中之妙如此

好生第十 此篇凡十七章亦雜記之文而以首章好生二字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贊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

冕是問是以緩對。暢達也。異類王氏謂四狄也。一謂萬物也。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信之言寔猶忠

也。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討殺徵舒而取陳申叔時諫王而復之。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

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有不平何也。孔子謂曰以其離耶在周

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

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賁

名。小明之象也。山艮也。火離也。孔子言汝以賁為吉者以其離火而明耶。火在山下明不及遠其與日月麗天而大明為正色之卦。

者異也。夫物之為質也。黑白得正。豈若此。菱菱然。賁于丘園者哉。丹漆白玉不言文而文在其中矣。故知非吾道大行之兆。而色愀也。然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

敬其位道也。甘棠召南篇名。召公聽訟于甘棠之下。後人愛敬之。而作此詩。重道故也。則宗廟之致敬可知矣。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

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

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

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忠在心故為質。仁兼內外故為衛。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揖齊升堂。

楚王出遊亡方。左右請求之。王曰楚王失方。楚人得之。又何求孔



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子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也方烏嗥之良弓楚王之言各親各子之道孔子則不獨親不獨子之象矣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幾近也問而從之禮所謂

刑殺與眾共之也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

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從由也言其賢者由

此以見也明者知之盡也極言漆雕氏之能知人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祀而夫子曰必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儂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

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西伯文王也，質正也，儕等也，相與猶言相好。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忠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竊夫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

好去聲。王氏曰：竊宜作察，誤文也。委謂委貌也。委貌章甫皆冠名。胡然謂何以疑之也。肆，市肆，折廉折也。言

好市則不守乎廉，好德則不習乎市，以見服君子之服者，必稱君子之德，而人宜察而處之也。程子謂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即此。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

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長者謂有齒德者也。盡其辭者，敬德而願效其能也。不然則疾

賢棄德之人耳。何為入其門乎。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尊耳，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尊心

不遜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矣。以心尊耳目，從大體也。故立義為勇。

以耳目尊心，從小體也。故不遜為勇。退，罷置也。先，引用也。退而不怨，用則可從。裁以義也。此聖人用行舍藏之道。後世如郭令公者，庶矣乎。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學謂學積于躬也。行謂道行于世也。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耻之。有

其言而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

民不足。君子耻之。眾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行去聲。德必有言而無

其言言必預行而無其行。學欲自得而又失之。三者言修己之道

有可恥也。國宜生聚而民虧。君當養教而功缺。二者言治人之道

有可恥也。五恥承上三患而言。患者患於事前。耻者耻於事後。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

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何不仁而不納

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

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知其

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釐婦寡婦也。嫗於去聲。天以氣煦地以形嫗。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是也。不建門名。一云謂無門戶也。猶言室壞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

為。可謂智乎。能權於義。是智也。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閔睢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

之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

名嫌之。固不可行也。言語言也。辯爭辯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時

及此所謂有為言之也。

好生

家語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薦

此與論語答尚勇之問畧同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強氣謂背道而尚氣也

幽詩曰始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

孔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

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甫敷以德讓其樹根置本

備豫遠矣初大王都幽翟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狄人之所欲吾土地也吾聞

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與大姜去之踰

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

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

侮幽詩鴟鴞之篇殆迫通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周公為鳥言

及天未雨之時取桑根以維牖戶今下民其敢侵侮之乎以此

已之力輔王室武庚不可傾覆之也后稷公劉皆周先公亶甫大

王名能天下謂能治天下也武庚紂之子與管蔡為亂孔子既引

周公之詩又歷明周先聖世德之深

遠以見能治國家而不能侮之寔也

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儻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

者總純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

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

執轡二句見鄭風大叔于田篇而邶

風簡兮篇亦有執轡如組之句故通

云邶詩為組者指御者而言也總純謂執轡如組成文謂兩驂如

舞于旄邶風之篇其詩曰素絲純之良馬四之又曰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本言陳車馬以往求賢者之忠告而此借以明御民

組舞之義也以上三章凡見尚德之美而強氣之害之意



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先臣謂僖子，聖人謂殷湯也。滅於宋謂去宋奔魯，弗父何。緡公之世子讓國於其弟厲公。春秋傳以有宋而授厲公是也。正考父何之曾孫戴武宣宋之三君。三命謂初為士，後為大夫與卿也。鼎銘謂銘于宗廟之鼎，偃恭於也。此皆言恭也。饋糜也。此言儉也。紇，滅武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後必生聖人侍奉也。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弘大夫也。則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度皆法也。

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已猶私也。言凡事無以己私與而取惡於人，是乃為人子為人臣者之道。以見上文好訛發人而取禍者之非也。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進猶至也。按本章老子所言，即道德經之意。其語亦微有過，然在聖人聞之，則為聲律身度而動容周旋中禮之妙。故敬佩不忘而道彌尊也。餘見前觀歌器章下金人銘章於此。孔子觀乎明堂，視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

圖焉。四門墉明堂室有四面也。狀謂事迹。抱之言懷謂掖拱之也。斧戾屏風名。負猶負墻之負。王氏曰。周公相成王。而俗謂周公履天子之。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

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急其所以危亡。是未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

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

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志。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

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所悔謂事所當悔也。絕猶已也。言虫絲綿連而不已也。毫毛也。末猶梢也。言木萌微若毫毛之梢也。札天也。尋

用也。盜憎主謂擁財。民怨上謂倚勢。或惑同。一云或之者。東西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寔而中。情而信。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識志同記也。中

謂中人利病也。情者寔之本。信者中之符。如臨恐墜也。如履恐陷也。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令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委也。委俗誤作忘。今從說苑改正。○此猶連也。言常以道自守也。流猶過也。言說者聽者皆不以道也。委道猶言委贊也。贊本為道而委若如二者則不可以贊委之矣。○按聖人求為可知而已。不求知於世也。且少為委吏乘田。而其時年二十五始適周問禮。亦初未歷聘人國以求之也。則所謂委贊以求而弗受者。蓋預為裁度之詞。以詔長者。此其所以為聖人與。或以為聖人有求勿應而感嘆之者。失矣。

弟子行第十二

此章自為一篇。前後凡二段。前段子貢以夫子弟子十九人告衛大夫。而後段則夫子聞其論。而因以古賢及近代賢者九人告之也。故約以弟子行各篇篇見大戴禮。謂之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弟。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

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將軍文子。名彌牟。衛卿也。先始基之。既久則文德成矣。所謂文之以禮也。道開導說詳說也。觀之言示也。示樂也。入室升堂言或入室或升堂也。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

子常與學。賢者也。不知何謂。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

子之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言常與學則習知賢。而子貢言賢者不可妄加。否。曾賢者也。而不知之乎。知賢寔不易。故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

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就謂



從也。從者有三千也。大戴禮作三。就謂成也。士有大成。次成。小成也。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

崇禮。行不過貳。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

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

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諷誦。博文也。崇禮。約禮也。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苟且也。非法不道。欽哉。訓辭也。說猶下文論告謂語。稱言之屬也。詩。小雅下武之篇。侯。惟也。慎。詩作順。古字通。御。輔佐也。詩本言下媚君而應以順德。乃君永孝而示以式則。而在此引以言顏子能遇主輔以永命。顯名而不愧。為王佐也。在貧如

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

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

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疋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如客言不累於境。若

寄處之也。如借言不侮其下。如假用之也。不遷怒以下。皆言寬洪簡重之德。故孔子以有土之君子許之。蓋其有眾足使德使之也。有刑足用。德用之也。然後不失乎一怒安民與眾公惡之義。而南面之可使。以是耳。今人皆節制於初。而縱蕩於終。是乃匹夫之不怒。而一怒即以亡身者也。尚何怒之足稱哉。故終引詩以深嘆美之。舊註謂有土之君。然後稱怒。雍非有土之君。故使臣如借而不加怒也。按喜怒哀樂中節之謂和。自天子下達。謂國君乃稱怒。而匹夫無怒。固無是理。而不遷怒。亦初非不怒之謂矣。况夫子論其材曰。有上之君子也。明是許雍之詞。與論語可使。不畏強禦。不侮南面。同義。而謂此論國君。非以許雍也。不亦異乎。不畏強禦。不侮

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

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為下國駿龐。荷天之龍。不難不悚。敷

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受小拱。大拱。猶言受小球大球也。駿。大麗厚也。猶言為下國贊。疏也。龍。寵也。難。恐。悚。懼。敷。陳。奏。進也。子路忠信明決。才

任富強。故孔子引詩美其勇。而又以文濟之也。恭老卹幼。不忘

家語 弟子行

卷三

四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賓旅好勇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好勇如用不齊師是也省錄物事勤勞也所謂求也藝也堯舜在上亦稱其宜為國老言用以助宣政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而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篤謂篤敬即齊莊能肅也雅謂文雅即忠通好禮也如是則情文合而中節矣禮經網也威儀目也儼贊也言大綱著於經常者易舉細目發於貌言者難盡而赤庶幾於此也成謂成德也衆聞孔子獨以語肅禮與

動容周旋中禮為盛德之至而夫子即賓客之達禮以許之則其全體之未盡與其一節之可稱不相掩矣滿而不盈寔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浩浩然志大貌驕謂不諂也大人猶言長幼有序厚則不薄正則無私前總言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若無若虛之德而後以四者指言之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顯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善者自矜之意不佚謂勞人無告謂窮民也不伐兼不伐功不善位而言不弊指不侮勞不傲窮而言詩大雅洞酌之篇記所

謂愷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是也論語謂其難與為仁而此謂其仁為大者蓋無精微之蘊而有其廣大之象與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

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謂明詩習

禮也若截猶言井如秩如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式語詞夷削除也

已廢止也言當夷已小人而無任小人以至危險也子夏友可而

引以美之非不可故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

估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夫也申

之矣言其不枉已徇人見小欲速而惟知事先成其慮及事而剛

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知則學欲能則問欲善

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求之以學問而精之以詳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

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詩小雅抑之篇玷缺也詩曰白

可為也縚日三復之以謹言也備舉其行而終信其仁者仁無

不統也異士大戴禮作異姓謂婚姻也即以兄之子妻之是也自

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

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

能也故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

以日躋初春蟄虫啟戶故不殺盛夏草木方長故不折見齒謂笑

之互文也躋升也成湯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其恭而以恕之寔非柴所易幾而其質蓋近之矣故引詩所云

聖敬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

不足以知賢。訊問也。固陋也。既言諸賢而謙以終之也。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

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

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中人謂次於賢者。壹皆也。末世猶言季世。子貢既

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於賜。不一

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

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為知人矣。次

也。大戴禮作偉。謂大為知人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謂知人。此以賜之所睹也。孔

子曰：然。吾亦語汝所未見。子貢曰：賜願聞之。未見謂古賢人及孔

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也。忌。媚嫉也。詳見論語。

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迫。蓋趙

文子之行也。畏天。合天理也。敬人。體人情也。服義。義為質也。行信。信以成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

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

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不敢愛者。能致其身。不敢忘者。以保其

之言布也。亦行也。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

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錕伯華之行也。

淵源。言有本也。誣。欺也。內植。猶言自立。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

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隱。繫同。拯。救也。隱括。猶言制度。直己。不直人。

躬自厚而尊貴人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

家語 弟下行

行也。允信也。信於德也。圖謀也。謀以義也。約貨去怨。謂不貪己之所有而無倦於已。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

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君

見量而臣無不忠。仕之職也。君既擇臣而臣亦擇君去之。机蹈忠也。順從也。謂受其命而仕。衡大戴禮作橫。謂不受其命而去。

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

之行也。尤過悶憂也。老子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不援其上。其觀於

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為已終身之憂。蓋人

子山之行也。易行不行險也。居下能素位也。親謂時觀也。於

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若何？祁奚對以不知。

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

順，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與尉也

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傳聞而時出其志。公

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

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端謂善之緒餘也。與尉官名。其

夫也。道廣而居善以約，其為與尉也。行信而處功無曲，蓋其行以

時變之寔，溫良而好乎禮，恭近禮也。博聞而出其志，學而思也。此

則其為容之久而不變者，而其所以日變者，固本乎此矣。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此篇凡十一章，皆論君臣修身治國之得失。而舉君以統臣，故以首章賢君二字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衡靈公。公曰：吾

聞其閨門之內無別也。孔子曰：臣觀其朝廷行事，未觀其私家之際也。舊本稍異，從說苑本定之。乃遂言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鮪，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容言其身退于野而賢容于朝也。猶今言不妨賢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也。之才者也。達猶進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紀，荒於淫樂，耽湎於酒，佞臣誦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徙謂徙居也。折口，杜口也。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  
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  
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宋在魯西南故云西遊故夫不比於數而

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於中而修於外者不亦皮乎慮不先定臨  
事而謀不亦晚乎數猶親也遠背也三者皆不恭敬忠信之失

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馬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  
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  
即妄也不達謂不明且哲也無道則隱乃謂之達矣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

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  
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詩節正月第六章之辭局曲身也踏累足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  
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

肖者知其必已賤而仇之怨仇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  
雖欲無亡豈可得乎中行氏晉大夫此與郭公好善惡惡而亡同

孔子聞處喟然而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  
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銅鞮伯華晉賢

人。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之君子哉？何哉？俗本作又誰下哉，非。今從永懷堂本。○衆攻寡言衆之益我，貴下言我之求益也。白屋謂屋無飾者。言周公下士，非以已無道而然也。

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

而今不偷，首拔五穀，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和故無私，果故不偷，首先也。五穀謂百里奚也。先拔從大夫之列而後令為執政也。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子教冉有以富教是也。

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有若對哀公孰與不足是也。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



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治猶舉也。行也。得之已，謂人得于已。得之人，謂已得于人。承上文而言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問之悉也。然王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犇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笑予寡人不佞，不足以致

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欲行之云耳。得之者，謂國之都邑皆得其心也。

辯政第十四。此篇凡九章，亦論君臣得失，如前篇之意也。而以首章歷叙諸公問政，故以辯政名篇。

子貢問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諭訓率也。異端，謂不一端。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



所以為政殊矣。詩云：喪亂蔑賞，曾不惠我師。比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上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共，供同。○五官，伎樂，謂身之五官所聚，伎巧之樂也。三人，謂孟孫、叔孫、季孫也。蔑，無也。資財也。師，眾也。言世亂賦暴而莫肯愛我眾也。止，猶止居之止。邛，病也。言不能居位供職而為王病也。亂離，散亡也。瘼，亦病也。言危困而無所歸也。所欲，謂所欲為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慤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風諫乎。譎者，不徑遂也。慤者，無委曲也。降者，自卑下也。直者，不亢不卑，風者，若隱若見。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文子禮賢，事不可考。按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至邊從者曰：此嗇夫者，君子人也。盍休以待後車。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珮，又遺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至，文子命執嗇夫。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以活其身，據此，蓋以遠不肖，知其進賢也。不入，則得活矣。故云轉禍為福。

楚子遺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

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馬王曰：我今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步行也。說苑作願。此願言有道，蓋謂願為有道之言，與然所謂起山陵於荆臺而子孫不忍遊者，亦易所謂納約自牖者耳。若以道諫君，則伊訓之儆官刑周公之陳無逸，斯正論與。

子貢問曰：夫子之于子產，晏子可為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安于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訊，訊而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

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益。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

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信陽邑名。奉天

子之時。謂天子頒十二月之政於諸侯。諸侯告朔。頒於羣吏。而未行之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

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

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

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

子無所不慎焉。不枉法為平。不侵民為廉。訓順也。睦和也。守不可改。無奪無伐之謂善。若已有無盜之謂不言。無暴

者三者慎而無暴在其中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

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  
 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  
 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  
 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諸下謂其  
有司也

家語卷之四

姜兆錫止義 男允重校

六行第十五

此篇凡二十章皆雜記之詞而以首章六本名篇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  
 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  
 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嗣為本繼體傳  
重也力為本生  
眾為疾也此  
正言六本也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  
 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  
 邇君子之道也置本二句承上六者而言其下又推言之也  
事不終始未卒業也記聞而言無心得也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  
 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上無爭  
 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諤諤自湯武始舜禹以上都俞吁故曰君  
 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  
 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失  
 得之謂失其道得其道也無失謂父兄無失其子弟無絕謂友無  
 絕其友也言失道賴得道者以輔之凡國家之無危亂由于臣弟  
 友之不友之不失絕也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馬請置廩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

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  
 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  
 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  
 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  
 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是以占之為  
 然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  
 之智過人遠矣詩逸詩也以善之以猶用也與也傳曰能左右之  
曰以忒差也振救也按孔子言此景公之驚嘆且  
矣然此亦漸以理非尚以數也夫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即不應豈  
損聖乎坊本占之為然以下有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

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  
殄乎？故殃廟以彰其過，適我園遺本，無此七句，今從之。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  
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  
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  
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  
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言禮喪樂  
不在外而  
在敬哀歡也。敬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言信威仁不  
哀歡皆志也。

也。志即所以言動施也。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

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又承上文而專即樂音以明志之尚也。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

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

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

具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

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慙，而有危亡之敗也。以長者之以用也。亦從也。慙，貪愚貌。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

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歎也。易損卦次益益次決，決決

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損而虛謂身也，益而滿謂道也，不則反損矣。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無極，亢意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行則讓長，不疾先，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遇一人，則立。夫惟謙，故能下。下則衆，衆則歸，歸則附，附則遠，遠則大，大則博，博則安，安則久。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志之而終身行焉。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義也。蒼梧，姚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為非，以非為是乎？內，納同。考古所以慎其初，率意所以悔於後也。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曰：嚮參得罪，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就房，援琴而歌，欲令聞之，知其體康也。建，猶持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



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無罪使人請於子子曰汝不聞乎昔  
 瞽瞍有子曰舜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  
 可得小樞則待過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  
 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子而謝過內納同待過猶言待  
責也書曰烝烝乂烝之言進也瞽不得殺其子得免於不父之罪而烝烝然進於善是舜更得遂其諭親於道之孝也  
 刑公子年十五而攝刑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政使者反曰視  
 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  
 曰台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刑乎固陋也猶言其失鮮矣

子夏問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  
 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賜由師問稱字記者誤也子夏遊  
 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  
 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阿兼四  
 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所以事吾而弗貳也反謂變也向即和也易猶變化  
也能反所謂大信不約能詘所謂大智若愚能怯則勇而不亂能逆則終而不爭四子有能有不能者義有未盡夫子無所有以相易而若無與者道固無方也蓋聖人時中之妙不欲自見而已畢見者如此學者可不盡其心乎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瑟而歌孔子



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榮聲期人姓名。王氏曰聲帶索。索為帶也。自寬者亦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鱗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弱則不能行義。故道宜強。強則不能受諫。故道宜弱。待之言承也。怵者慮尸其祿也。慎者恐失其身也。敬者心常自斂也。

曲者身善自屈也。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

見人之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薰之。是夫子之能勞也。

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是以自己終不及二子者也。孔子美二子而曾子

歷言孔子之好善如此。參學而未之能行也。又安能及二子乎。此蓋姑舍是而願學孔子之意。豈徒苟為謙而已哉。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

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悅同

曾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固辭所謂擇君

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

三年湛之以漉醕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

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

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

本根也湛浸灌也漉瀝也淋也易之匹馬甚言其貴重也方即四方之方遷亦移也言風俗移而性情亦移也孔子聞之

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駭斬足而

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馬駭多足虫也似蜈蚣而小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謂人

尊親之也此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知

謂明義理知時謂識時勢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

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

也貴賤指言位窮達聚言境也欲貧賤窮不可得也者猶言君孰與不足此明人尊人親之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

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

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從欲之從縱同禁嚴於度淫深於逸淫

情而防亂原故積漸致然也疾如疾之已甚之疾急者故君子不猶言束縛之馳驟之明當探其本而不當制其流也

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所由之令也斷之言制

令言刑罰之無益不急斷制言度量之為貴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

之度法也攻精也勝猶善也用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

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兩之非其人如會擊而鼓之兩砂言易

難夫處重擅龐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

而待也龐厚也危崩蓋警之之辭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

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也嚴言畏整言肅也君子嚴小

人所以受治小人整君上所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依隲而提驚精氣以問事

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高姓庭名也曠平也夷也直坦也隲蒿也

提執也言冒險阻披草萊而以禮見也事於君子之道謂從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

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

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敬者知之質也

施者仁之用也三德是修而所以善其身者備矣舉猶取也退猶舍也惡猶畏也修習也知修其三德又當擇賢自輔去畏惡之心

致忠實之隱以法其德行而習其禮教是乃所以親賢進德之要也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

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憂患謂心也患難謂境也而惟智者能去之故修德

以智始而禮仁在其中矣

辯物第十六

此篇凡八章皆推辯事物之詞故以辯物名篇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蜺。罔。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下使共聲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卑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

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

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

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

焉此為大矣隳毀也吳王夫差破越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山吳又隳會稽也爵之者禮之也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

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

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為漆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瞿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

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守謂社稷山川之屬之守誰守為神者問誰守為尊

神也。名山、大川亦衆矣。若五嶽、四瀆為天下之紀綱，故其守為尊神。此非王者不得祀也。其社稷之守，山川之祀，乃侯國主其祀，而王統之耳。五等皆諸侯也。公侯謂其上，公、五帝、篇主為上，公、死為貢神是也。諸侯通謂侯、伯、子、男。山川之爵視之。周謂周初，今謂春秋也。言汪芒至大人，名有四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於上館。時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於孔子館而問焉。隼鳥也。集於庭未幾死也。

楛木名。罍箭鏃八寸曰咫。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慎肅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其職業。於是慎肅氏貢楛矢，石罍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水鑿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

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

得也。括箭括也。胡公舜之後也。武王以其女大姬配之。服如六服九服之服。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

之。牘，價也。魯人謂叔孫昭子也。少昊氏名摯，金天氏

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

也。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氏以來不紀遠，乃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也。黃帝軒轅氏也。師猶作之。君師之師為雲師，而雲名言名實稱也。炎

帝

家語 辯物 卷四 十

帝為神農氏以火名共工霸九州以水名大吳為包犧氏以龍名  
凡其義皆一而少昊以鳥名可知矣遠近猶言隱顯不隱寓其名  
故為民師顯命孔子聞之遂見鄭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之以民事也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謂失其官守也鄭少昊之後其世遠其國僻而學在此故嘉歎之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

俯玉謂聘王也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

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

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度法也朝祀謂之嘉事喪戎謂之凶事不

禮謂不待其體夏五月公薨邾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左傳云是使賜多言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游焉路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

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

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

魯不毀是以災加之司鐸官名桓僖桓公僖公也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

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專猶精也義見周釐王廟災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

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當

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多信，輕信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虫也。

歷，曆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

君與寡人見晉君，則晉成為伯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

之。魯哀公十二年，吳子與晉侯會於黃池。伯，記所謂天下之二子。伯侯謂諸侯，牧，所謂九州之牧也。何，景伯名。襄，魯襄公也。

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夷德，猶言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有事於祭，所以欺吳也。吳人信鬼，故聽蔽。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



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  
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  
然後收之車士謂車之甲士子姓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  
麟傳云叔孫氏之車士子鉏商西狩於大野今云採薪  
於大野蓋時本非狩而以麟見獲故書狩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  
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此篇凡三章並見禮記中庸祭義各篇而  
以首章哀公問政名篇也義見朱子中庸

章句及禮記章義今不復  
詳而錄其文異者於左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本章見禮記中庸此首  
節中庸無於孔子三字天道敏生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中庸無天道敏生待化以  
成二句化謂氣化也蒲盧

待天地之氣化以成猶政待君相之德教以成也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

中庸無於得二字而多修身以道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俗本所下有以字非永  
懷堂無以字與中庸合

今從之中庸無禮者政之本也句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  
明乎禮則仁至義盡而政行矣

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節同中庸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無有字其字朋友下有  
之交二字達道下有也字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節同公曰子之言美矣寡人實固不

足以成之也。中庸無此節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

勇。中庸無上節問詞而猶存子曰二字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中庸能成字作知所以治四字知治人則

天下國家無不治而能成其天下國家也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

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

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無公曰至孔子曰等字夫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

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

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中庸無夫字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

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

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

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中庸無公

曰至子曰字潔作明財作貨爵其能作尊。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

其位篤子並作勸考作試綏作柔邦作國。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治作凡為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家語 哀公問政 卷四 五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節同在下位不獲

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

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中庸于字皆作乎誠者天

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

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無夫字及

字聖人所以定體謂所性之全體通書云聖人公曰子之教寡人

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前命民既孝

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此下二節中庸並無而別

節中所載學問思辨行五條乃明善誠身以達德行達道之詳目

若此所云愛親敬長乃先明乎善之後所行之達道而又止五達

道中之二端也豈記者互有詳畧抑孔子對公自如此而子思特

增損原文發其蘊以示學者與立愛以下今見禮記祭義篇第六

章而其前後亦無公曰等文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

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

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本章見禮

七章此首節祭義無人生有氣有魄句而夫骨肉弊於下化為野

生必死五句在教之至也之下字句亦小異土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

鬼神以為民之則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  
 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  
 此聽且速焉此節與祭義互有詳畧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  
 事燔燎羶蕭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  
 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祭義無節首教以二端句而節中有見以  
肅光間以俠甌句餘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  
文亦多分合同異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祭義小異無此之謂大教句而下又有耕  
籍養生親蚕三節以明孝敬之義  
 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

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  
 唯文王乎詩云明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義無思之深句欲見親  
顏色首作如欲色然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待  
 之矣祭義無有懷二人句及孝子之情以下二句

後三日復不寐之曰東野畢之馬失而奔也  
 飯席而起飲鴆子頃曰曰至公曰前寡人問子  
 而子曰其馬得佚不識與知之  
 者皆巧於使民也巧於使民也巧於使民也  
 巧於使民也巧於使民也巧於使民也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祭之日樂與寡牛鬻之必樂也至必哀若子之靜也文王為諸

家語卷之五

姜兆錫正義 男允重校

顏回第十八

此篇凡十一章皆記顏回之言故以顏回名篇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  
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  
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於廐公聞之  
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  
而子曰其馬將佚不識奚知之佚奔佚也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  
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

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御體  
 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臣以此知之巧善也升馬猶言升車王氏謂馬當為車也朝禮  
畢謂朝見時馳騁之節如是足矣此以上言其御  
 以道也力已竭矣而猶求之公曰善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  
 不已此言其御不以道也  
 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  
 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  
 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多美也言若此類猶未足美也  
 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  
 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別者也子

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  
 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  
 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  
 回也善於識音矣決訣同音類謂音之倫類  
 顏回問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於性情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  
 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  
 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游氣易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先告以知繼告以行而未  
告以知之窮神行之達化也  
 顏回問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

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知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  
 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闕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武仲為季氏廢嫡立庶遂知戰敗績國人頌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武仲短小故譏之也言不朽所謂立言也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也六闕闕名魯本無此闕置之以收稅也蒲水草令織為席以市也六虛器謂為藏龜之室也以其藏龜且為諸瀆故謂之虛器也逆祀

謂夏父弗綦躋僖公於閔公之上縱為之而不止也海鳥謂爰始之鳥止於魯東門之外而令祠之也武仲奔齊知齊莊公有難與之田而不受是智之所難不順不恕即謂廢嫡立庶也念茲在茲大禹謨文引以見念念在於天理則順而恕矣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

夫度音鐸○度之言裁也仁者心德之全也愛不足以盡仁而近於仁智者事理之極也度不足以盡智而近於智己不重人不輕則度己與人

而均其愛也 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弗學二句連看言事非學而行之無取乎思而得之以見思而得者必當學而行也蓋夫子知仁智之道為回所能行而深勉

與之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

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

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仲孫何忌孟懿子也。仁者一言而仁與智皆有益者。仁包衆德也。不可由謂遽與刻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

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毀善為辯，伎也。懷詐為智，譎也。幸人有過，刻也。不能不學，吝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

為聞者，盍日思也夫。御，謂試用也。為，謂力治也。思則聞斯行之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以行言者，頌其行也。以舌言者，給於口也。故君子於為義之

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為事也。言君子之於事尚義，雖相疾猶相愛也。况本不相疾乎。故其言以行言也。小人之於事尚亂，雖相愛猶相惡也。况本不相愛乎。故其言以舌言也。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

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謂猶告也。久猶素也。

有非弗告，是棄德而慝怨也。心迹一者，仁也。

叔孫武叔問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問俗本誤作見。未仕則武於上無所統，故曰賓之。

叔多稱人之過。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

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有得猶愚夫必有一得之得謂宜於回有所得也。將以子言規武叔之攻人不攻已故先以此導之。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亂猶其本亂之亂身者本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此篇凡十三章多記門弟子問答之言而以首章子路名篇。

子路初見於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所能而加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孔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教猶諫也。釋舍也。策以制馬。反違也。檠以約弓。仁謂仁者士謂士人。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達謂射入之也。

子路將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達達於事也。功事有成也。強勞忠信恭皆德。達功親復禮皆效。

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也。親親屬也。交交遊也。犯猶過也。子路別求所以親行無犯者而子抑之使繹前言也。

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子進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勿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哀相陵以兵相暴火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康當為桓聘迎請也子疑在官日淺不宜無故而數屈而子言官司當以靖亂為急不得謂不迎請而委之也孔子謂宰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違去也螻蛄蝻蟻也去已之相和猶衆志之相通也故曰政事莫如應之程子云天下只是一個風以動之亦此意也

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篋而問之曰自

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月日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此也孔子不悅龍謨郎切與龐同雜也往過子賤問如孔篋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月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焉取此若人此人也子賤能親賢取友以成其德故夫子既嘆美為君子而復反言以決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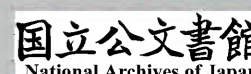
子路初見

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雪拭也孔  
 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壇宗廟以為上盛菓屬  
 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  
 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臣以為妨教害義故不敢  
 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泄冶正諫而殺之與比干諫而死同可  
 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心在於宗廟固必以  
 死爭之仁也泄冶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往於  
 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棄詩云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肅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共  
 淫夏姬是一國為淫昏也上  
 辟僻同下辟法也言  
 一正不勝眾邪也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  
 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  
 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急於  
 政事容璣舞器或曰舞  
 名周道大道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  
 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郭屯膳祭肉  
 也郭屯  
 地名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樂官名夫子謂桓子也言其非有罪於孔子可無去也口謂其聲歌謂其寵侍出走謂賢人去死敗謂國事壞優游卒歲言且休以老也桓子聞之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疾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子充猶勝也以輿謂觀其任載以居謂省其居處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畏者畏其能於我也不信者不信其獨有能也長長之也而不能且化為

孔篋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妄驕則樂損徒憂則思塞孔篋曰行

己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已止也問所行止於此乎首二句申知為之意次二句申親信之意末四句見第四卷六本篇此以申勿驕勿憂之意也

在厄第二十章此篇凡四章皆記居憂處困之道故以在厄名篇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講

誦絃歌不衰徒卒乃召子路而問焉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困意者夫子未

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昔者聞

諸夫子善者報以福不善者報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

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汝以仁者為必信則伯夷叔齊不

餓死首陽以智者為必用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忠者為必報

則關龍逢不見刑以諫者為必聽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

道立德不為困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

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

率循也引詩言困也又言吾道非與二句設問以觀其志也庸詎也子路

所對猶言君子亦有窮乎子所語即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之意也然俗本衍詞太勝所稱小白霸心生於莒重耳霸心生於曹

衛勾踐霸心生於會稽等語意尤未瑩而諸本亦互有同異殆傳之者過也王父靜宜先生適我園本刊削此文今後之子路

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

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修道

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思不遠矣種之為稼

斂之為穡順猶合也言良農不能取成於天良工不能取合於人也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

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

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嘆曰有道哉顏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家者甚言以與之也

子路問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

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

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

一日之樂也治猶成也君子之所得謂道德小人之所得謂利欲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君致

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

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此章語亦微過但致邑義不得受耳若當受何畏之有曾子始姑以答或也蓋有當畏者孔子云畏大人是也有不必畏者曾

子云吾何憚乎哉孟子云吾何畏彼哉是也曾子無職而致邑故辭之而其意有不足為或語者故答如此孔子蓋亦許其辭邑之節而非取其免畏之言與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

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

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曰仁人

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

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

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井庭中也召顏

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

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  
 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此見子之信回與回之信於子者至也而聖人發問之善亦可見矣  
 顏回出孔子頷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也二三子由此乃  
 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此章自為一篇言入官安身取譽之道故以入官名篇篇中之文或者頗疑其支然今詳

味之大要順民為治而歸其本於身心詞煩而不殺義約而不雜學者其可忽乎篇見大戴禮謂之子張入官

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入官謂當官之職也取譽非干之也下文身安譽至之實

蓋有本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

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

至而政從矣此首言安譽在乎有六善也勿專不私已也勿怠不棄人也已過之已猶既也發揚掎角也遂猶遂非之

遂留猶滯也勿怠勿發勿倚皆指待人而言此即後文明在已而聞善言之意也勿專勿遂勿留皆指行已而言此即後文法在身而為善行之意也身安譽至以此豈本無

而干之乎政從者眾從其政無違敗也且夫忿數者獄所由生也詎諫者慮所以塞也慢易者禮所以失也怠惰者時所以後也

奢侈者財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

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大戴禮未多歷者獄之所由生也一條而云入官除此七者今按其文與首條

復當從家語○此次言安譽在乎除六失也數煩迫貌忿數奢侈此法在身而為善行之反距諫專獨此明在已而聞善言之反慢

易怠惰其總也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合

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

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侵民之辭，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此以下三節承上文言體民以為治亦後文法在身明在已之意也。大域言其無礙治猶理也。即法在身也。精智言其無蔽畧猶要也。即明在已也。合與考本大域公治而言。合之言完忠信謂心也。考之言善大倫謂道也。存與進除本精智畧行而言。存之言體美惡謂理也。進除之言去取利害謂事也。報謂拔來報往之報猶速也。不求報而情得體之至也。臨謂勢臨之勝謂力勝之量謂意量之也。佞當作狡角也。擾狎也。時候也。臨易抗勝易犯量易按三者明不以上凌民也。養易擾愛易寬二者明不以上縱民也。凡此皆體民情之道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適，故明不可蔽也。所求於適，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

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以猶謂也。適謂朝也。無蔽於適，即所求於適也。此指明在已而言也。約謂身也。所治者約，即法象在內也。此指法在身而言也。不寡猶不竭也。不亂猶得也。心志色聲凡已身之內外遠邇一以貫之而體民情者是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小亂則爭爭甚大亂又至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而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約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此以下四節承上文以正言法在身明在已而體民為治之實也  
行為政始法在身也故平易而民不怨說為情導明在已也故調  
適而民不變貪而不節則非法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  
亂而不納則非明簡猶寡也

民之表也適臣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

亂適臣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倫君子修身

反道察理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有司謂庶正執政謂  
宰執適臣謂近侍宮

正內宰之屬羣僕謂凡僕御即所謂羣臣也倫猶言綱紀三倫通  
謂儀表倫三者修身反道謂法在身而為善行也察理言而服之

謂明在已而聞善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

必自左右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此節察  
理言而

服之也而取人為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滋甚六馬之乘

離必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上者尊嚴而

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

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夫居

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

者以身本故也供宜為恭此乃修身反道也而得人舉君子治民

政即因之體民為治之事至是盡矣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

乃從命矣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治民不臨以

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强民之所不能靡之以明王之

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

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此又推言體民情者  
當先知其性以達其情而因之也世舉謂世可舉而行也嚴謂嚴  
畏迎謂迎合引謂引端從謂樂從也嚴而不迎者情憚於始引而  
不從者力倦於終此皆不因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  
其性情而責強之之害也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  
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  
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故德者政之始也  
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  
也此正言知性達情而因之之實也徒眾也君子欲言之冕信也  
索亦求也過故即律所謂過故也蘊帶也

莫善乎先虛其內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  
 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  
 姓者矣內外不相應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  
 入官之大說矣此終言君身之奉道以體其民而總結之也強子  
猶勉也雖服必強以見惟忠信可以親民也子  
 張既聞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此篇凡八章多記處困遭厄之事故以困誓名篇誓之言戒也省也謂因困厄以自省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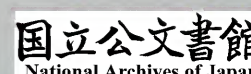
子貢問曰賜倦于學困于道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賜請願  
息於妻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  
焉可以息哉曰然賜願息於朋友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  
友之難也焉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矣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緝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然則賜將無所  
息者也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畢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  
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匱竭也類善也孝不竭而長錫以善道也  
刑法也御正也法寡妻至兄弟以正天下  
也絢絞也亟疾也乘升也亟升屋治之來春復當播穀也廣旁也  
高上也從縱同其旁塚相連而畢如以綿引也其上覆以土而填  
如以塞實其縱環以壘而隔如以阻絕也孔子言及此所以見盡  
于白強不息惟日孳孳死而後已之意其警之切矣但賢如子貢

不應問之陋以瑣如是豈其初倦於受教而然欤若其後由文章  
而得聞性道由學識而與聞一貫則必不為此問矣俗本末尚有  
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  
焉大哉乎死也五句適我國本刪之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及舜華乃臨河而  
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須此二人  
而後從政及已得志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  
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於人乎遂還息於  
鄒作槃操以哀之違去也或讀為諱槃操琴曲名史記作阪操其  
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我將焉師



周游天下靡邦可依眷焉願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  
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  
於衛復我舊廬從  
吾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  
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  
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汝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  
孝之名乎言名之不至人為之與抑已實為之與人始不汝欺也此示由以反已自修之實也由汝志之吾  
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  
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  
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謂無孝名乎此兼示以親賢友善之益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  
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  
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  
悅援臧而舞三終而出懾懼也其誰之子訝之之詞謂由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  
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  
乎在惡何猶言是何也善子貢之言又自發問以明之也然詳按此章固可以見聖賢無入不得之心與其動心忍性之道而味吾聞以下語意未正殆為中人以下而發所謂有為言之也若大賢以上氣象不為此語况聖人乎餘見楚昭王章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  
 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  
 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  
 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  
 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  
 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  
 則無累於身矣言人多忽於安常而闇於處變也慎此者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子貢問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  
 下者其猶土乎汨之深則出泉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

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

人下者以此也

汨沒也生出謂發育也死入謂腐壞也為人下者功多而相忘志弘而善受凡以法此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  
 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日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  
 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河目上下睚平而長也顙顙也喪之言亡也失其主纍然不得意也末猶淺也謂以形狀言者淺也譏我以喪家則然乎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如也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弟子公良儒賢

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  
 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  
 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句以盟孔子  
 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  
 義也止之者止使不得行也孔子嘗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故  
桓魋惡而伐之以盟者孔子因良儒以盟之也負猶與也所  
謂要盟者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  
 神不聽也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  
 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待  
 楚者公欲留蒲為蔽也子言公叔氏以蒲叛蒲人多守死不從其  
 從叛而吾當伐之者數人而已此亦請討陳恒之意非以邑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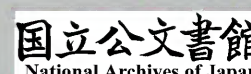
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雁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不悅  
 者不悅孔子之  
 言也逝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  
 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  
 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  
 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  
 彌子瑕而遠之禮病舍於牖下小斂於戶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  
 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此章自為一篇歷稱五帝之德故名也見大戴禮

宰我問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畧聞其說榮伊大戴禮作榮伊令卒采作卒業采事也猶不通也謂其隱微闇忽非君子一言則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獻齊莊敬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

戰而後尅之始垂裳衣作為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長上聲○吳大戴禮作典下云幼而慧齊謂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氣五量謂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之量炎帝謂神農氏之後也白與黑謂之黼其文若斧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時是也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乎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竊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疏



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  
 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  
 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氣下大戴禮無  
 性字底屬作砥  
 礪五帝遠用說而已三王通則有成法也毋或宿言有問即問也  
 履猶循也制義制為祭祀之義也教衆教其倫類之衆也底平屬  
 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  
 服  
 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  
 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  
 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有護

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大戴禮作其色郁郁其德嶷  
 嶷衷作士餘文亦多異不於  
 其身猶言惠而不費以大德不以小惠也以順天地之  
 義知民所急而道乃貫於三才矣利猶道也衷謂正也宰我曰請  
 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  
 趨視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  
 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陶唐大戴禮作放勳舜時夔典樂龍  
 作納言堯時龍亦典樂時而仕謂舉  
 舜敷治也務先民始之者敬  
 授人事也夷平也說悅同  
 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  
 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於二女獻明智



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有虞大戴禮作重華知時與時偕行也大命謂妻舜之命依於二女謂為館甥也餘文大戴禮多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壘壘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意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夏后大戴禮知也克齊義也可親仁也可信信也為律為度禮也壘壘以下德德功協神人道法應於天地而中外咸賓之象四極謂四方之極遠也見爾雅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也非其人也

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大小謂德之大小如天者仰其大而無言如言者感其小而欲語皆極形民悅之象予非其人謂不足以知其德也蓋傲之詞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語子貢謂以子所云帝德語之也子之警之亦以其尚口而無實得與

五帝德  
卷五  
三

五帝一始三十五在位而帝五十年而後乃死於蒼梧之野而  
有虞大戴禮作重華知時與時行也夫命謂身  
舜之命依於二女謂為歸也餘文大戴禮多異  
而孔子曰高陽之後也曰夏禹無給克齊身

之對與姓良焉之聲之亦以其尚口而無實音與

頃於幸姓如之矣吾於以容膝與人出頃於于那如之矣幸姓聞

子曰吾於以願於與人出頃於如之矣吾於以言籍與人出

心味其對也蓋燭之之隨此曰幸姓以語于貢于貢以對于于

男對之舉于非其人隨不與無言以言幸姓其小而於語者雖以

家語卷之六

姜兆錫正義 男允遠校

五帝第二十四 本章自為一篇專言五人帝之配五行帝而非餘所得稱也故以五帝名篇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

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

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

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

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更平聲王去聲分時者一歲三百

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帝者五行之神之尊稱後世讖緯

家皆為之名字矣法五行更王始以木德王天下次火次土次金



次水是也。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詳下文。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則亦法也。承猶受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轉相受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為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

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天至尊無上，謂之上帝，五行佐成乎上帝，雖不得稱上而得稱帝，黃帝之屬配五行以王，故亦云帝，而從五行稱帝之號也。五正各以一行為其職業，生則爵為上公，死則奉為貴神，故別稱為五祀，而不得同於五行之帝。此明五正為五行主，而不亂稱為帝之意也。王氏曰：天稱上帝，五行佐上帝而稱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在於天，故亦稱帝也。五帝不及上帝，五正不及五帝，而議者以祭社為祭地，失之遠矣。土與木、火、金、水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駟，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



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相變謂色之所尚與五行之本不相應而相變易也次謂相生之次也木德生火故尚赤火德生土故尚黃金德生水故尚黑是皆從我生之次為尚矣其水德生木宜尚青而反尚白土德生金宜尚白而反尚青者蓋以土王四時無專主故以首時木色之青者尚之而水因以白尚也大事喪也昏色黑驪黑馬日中色白翰白馬日出色赤驪赤馬玄即黑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兼食謂其為五祀之一而又兼食於社也多猶益也奉五人帝以配五行帝而後世無加

多猶奉勾龍與棄以配社稷而後世無加蓋也

執轡第二十五

此篇閔子子夏所問凡二章首章閔子問政而子告以御民執轡之道故以執轡名篇然二章並見大戴禮殊多同異首章大戴禮不載閔子與夫子問答本末而開首冠以聖王之威德句故篇名謂之威德其次章大戴禮又直以子夏問於孔子之說為子之言而篇名謂之易本命末亦無子夏出子貢與夫子問答諸文蓋所謂傳聞又異詞者即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德猶言道之以德也法猶言道之以政也銜勒者者以鞭馬也吏即下所謂百官也言御馬本於銜勒而轡策不過執之而已明為政之道在人君躬建其德法而官吏之贊治刑罰

之輔政特因人君以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  
 為張弛耳詳見下文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  
 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上文言人君以德法為銜勒吏刑  
 者天子主德法而內史宣天子之德法以教令周禮內史掌王之  
 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  
 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  
 之書事則讀之王制祿若賞賜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掌書王命而  
 貳之故以為左右手也百善銜馬者正銜勒齊德策均馬力和馬  
 官即吏而約言其數也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  
 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

政美其民而眾稱之

正平齊整壹專也德懷者猶言物無不懷仁

此所以德

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感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

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

庠未厥世而豐其年

偶匹也威察謂威明猶言於昭在上不能御

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

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

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

此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誅莫知

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

此條與大戴禮文多異大戴禮云無德法民心無所持循上必以為亂無道苟以為

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也蓋上謂君下謂民也君以民為無道從而刑之而刑罰不中不能勝民之無道而徒以成君之無道所謂上下俱無道也今家語云上帝必以其為亂天道也則上帝謂天其謂君而下文兩稱上下皆謂君與臣也蓋民迷失道君亂天道致然也道亂刑暴又君驕而臣諂莫能忠君救亡其何日乎其意與大戴禮異矣按文義大戴禮為順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並生用殄厥世聽順也蠲之言潔穢也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言御民德法之善與專用刑辟之失而此總結之也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總司會均貳

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總御天下者正六官貳二字通而訛二為仁也。前言百官此言六官者周禮六官總百官也道以治法言即冢宰掌邦治也德以德教言即司徒掌邦教也仁聖義禮與周禮不符夫詳或曰宗伯掌禮以和神人是成仁司馬掌政以平邦國是成聖司寇掌刑以訐奸慝是成義司空掌事以飭材用是成禮也以後文治安和平又定六效推之可見前言內史此又言司會者周禮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政治逆會受納訪以認王聽治而司會則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之治詔王及冢宰廢置蓋司會均貳以為納然後內史受而詔王也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言正百官而歸於正身者君正莫不正也言御民而極於御天地與人者民得其理而三才一以貫之矣此遞推上文之意而探其本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總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

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惠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又此御政之術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天子與三公執導其六官也官有六而言五教五法者冢宰以五法教其五官而整齊之均言冢宰齊言五官也以後文言官屬不理分職不明飭冢宰推之亦可見道法成則治德教成則安仁敬洽則和政理明則平刑罰當則又事物理則定此又推上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文之意而約其效也故官職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

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此又推上文之意以專其責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攷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攷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政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故曰王者俗本飭上無政字按大戴禮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飭政法政而德不衰則此飭字之上當有政字而彼飭字

亦當為飭故定之。蓋此章大意與論語道德齊禮章相似。此法字猶論語齊禮之禮。德禮為政刑之本。而德又為禮與政刑之本。故德威則法修。德不威則政飭與衰。猶失也。離德禮為政刑則無主。本德禮為政刑則相輔。法與政威稟於德而無失。是為純王之道。而非雜伯比。故以王者歸之。此以下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又言攷德正法之屬以總結之也。

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大戴禮及作行能德法作

能體德法。治作理。智作能。能德法者能備德而和法也。能行德法者能率德而循法也。能成德法者既治而有成也。能治德法者未成而能治也。有德有行皆德也。有功功也。有智即能也。能是四者此德法所以行而事功所以治且成也。

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季冬正法即周禮歲終正其治受其會聽其長建其正以下之意。季冬言正法不言攷德者。德與法非二物也。言正法而考德在其中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人主曰：故八十月而生。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蟄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齧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



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  
 一三五七九奇也二四六八十偶也日數十從甲至癸也月數十  
 二從子至亥也斗數三柄杓從五至七也時數四從春至冬也律  
 數六陽律黃鐘至無射陰律大呂至應鐘各六也星數七十二  
 宿分主四方各七也風數八從條風至廣莫也無陰陽是為八竅  
 羽鱗屬也。有陰陽是子夏曰商聞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  
 為九竅保毛屬也。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蟬蛤龜珠  
 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太沙土  
 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坵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  
 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  
 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

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  
 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  
 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以之美也殊形異  
 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  
 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  
 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而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  
 各其所能。坵耗字通。德陽也刑陰也盈滿則盛。虧則虛。大  
 講疎薄不息者無氣息也。不治者拂馴擾也。大戴禮云食木者多  
 力而捕乾天以地也。大戴禮云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類字合下為句。文義較明待猶需也。此章商所言後一段之理  
 可明前一段之數難曉。孔子一云吾聞之老聃。一云各其所能而

自乃罕言之者以命之理微也而商以自鳴於師亦汰矣學者於其所言天地奇偶之數姑存之而於所言王者動靜之道深為體焉則庶矣乎

本命第二十六

此篇凡二章首章見大戴禮篇各謂之本命次章見禮記篇各謂之喪服四制然按首章

溯性命之本以及男女陰陽之教而次章推言喪禮亦四時五行之象也故並以本命各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分於道猶周子形於一猶周子云萬一各正也道在天地本一也而萬物各得其所賦焉者以為物是之謂命萬物既各得夫天地之所賦以為物是分也而道在萬物即各有一天地是之謂性陰陽無形而有形也萬物化於其中象而發之是之謂生萬物始生有能即有數也

化窮則數亦盡矣是之謂死聖人之告哀公者如此而易象之辭辭子思之中庸以至周子之大極圖說皆是理也學者於此可盡其心乎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顯合

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齒二八而化女子

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矣煦子句反顯桑才反齒初覲反奇居宜反○煦睛中人也公曰男子

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有室

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

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陰閉藏而化育始者。貞下起元之義也。天數窮謂夏言婚。行於季秋而盛於季冬。詩云。秋以為期。又云。迨冰泮。是也。正月冰泮。農桑起而婚禮始殺矣。然按周禮。媒氏言。仲春令會男女。而詩標梅及桃夭。各三章。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亦皆春時也。其同異之義。未詳。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間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為以事言行以德言  
倫類也。效猶示也。德舊作聽。或釋為聽。斯之聽。王氏據下文匹婦之德。定為德。今從之。男為萬物之長。女不能長萬物。而長其所理。所謂教令不出於閨門也。閨門限也。非猶議也。詩云。無非魚儀。酒食是議。是也。參知眾所知也。可驗。其有驗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

本命

婚姻之始也。逆謂背於德亂謂瀆於倫刑謂棄於人疾謂絕於天  
四者之子不取皆為其種惡也喪父之長子不取未  
詳大戴禮云為其無所受命也不順謂其逆德無子謂其絕世淫  
僻謂其亂族嫉妬謂其亂家惡疾謂其廢祭口舌謂其離親竊盜  
謂其反義也無所歸謂其亡家更  
喪謂其盡孝先貧賤謂其共苦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

義有節有權見禮記喪服四制而首節文義大同小異四制以陰

陽四時言四時即陰陽也此以五行四時言四時有

五行也蓋即陰陽五行之象以推健順五常之德而四制之仁義

禮知備矣舉猶制也喪服四制云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

權者知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釋言

也是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尊

尊貴貴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釋言二日而

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

補墳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制者也釋

節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

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申言百官備百物具不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

而已此以權制者也釋言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慕悲號三

平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號平聲殺所戒反

論禮第二十七此篇凡二章以皆論禮故名篇而首章見禮

記仲尼燕居次章見孔子問居義詳禮記章

義今注其文

小異者於篇

家語 論禮 卷六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首節同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給

奪。慈仁。即亦同子貢曰。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

制中也。禮記有孔子曰。師爾過。商也不及等語。故子貢以制中為問。當以禮記為正。子貢退。言游進曰。

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

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

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

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明乎之上。禮記有是故以之。子曰二字。蓋衍文。

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

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

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

其享。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百官得其禮。政事得其施。加於身

而措於前。凡眾之動。得其宜也。節亦同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

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

禮。譬猶瞽之無相。偃偃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

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

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矢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禮記刪言游退及子張問詞而猶存子曰二字非當以此為正子曰慎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獻之中。事之。聖人矣。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旋中矩。審和中。采蘋。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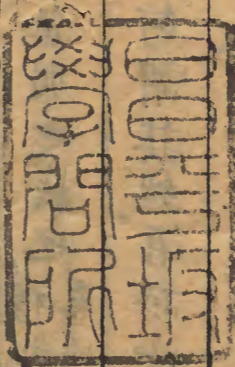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行中並去聲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認不能樂於禮。素於德。薄於禮。虛。禮記節首有子曰二字當為衍文於德薄禮記作薄於德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凡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禮記凡制度三句在於禮虛之中當以禮記為正。此下禮記又有子張問政。至由此塗出也。三節今別見問玉篇。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  
 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首節禮記畧同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為詩之所至禮  
 亦至為禮之所至樂亦至為樂之所至哀亦至為詩禮相成哀樂  
 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  
 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克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禮記無詩禮相成及行之克乎四海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  
 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

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  
 無服之喪也禮記畧同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孔子  
 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  
 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  
 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  
 奉之以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禮記孔悲之下有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等六句萬邦  
之下有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等六句其下又有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等六句前後總有五條咏嘆之文故名五起今脫去三條止存  
二條殆非五起之義當以禮記為正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禮記此下尚有天地之  
文武之德太王之德三節今別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  
見問玉篇亦當以禮記為正 敢不志之



天保壬辰





